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一

五季

宋太祖開寶七年以前附

〔已未〕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初有司將立

正仗宿設

前一夕也

樂縣于殿庭周主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

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具

疏以對

疏曰禮以儉形樂以治心形順于外心和于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樂生于人心而聲成于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

聲三分損益之

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遺秦滅學歷代不能

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

十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鐘十

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縣而已絲竹匏土

雖有七聲黃鍾之聲止存一調蓋樂之缺壞無甚于今陛下

臨視樂縣知其亡失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率詔

乃依古法以秬黍用羊頭山秬黍中者定尺一黍為分寸黍為尺

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

朱子曰京房始作律準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

管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寸

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第八絃為林鍾

有三絃一絃是全律考律準中央一絃下盡分寸以為十六律清濁之節故曰全律

第三絃為太簇第十絃為南呂第五絃為姑洗第十二絃為應鍾第七絃為蕤賓及黃鍾清聲第十

第二絃為大呂第九絃為夷則第四絃為夾鍾第十一絃為無射第六絃為仲呂

三絃為黃鍾之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一律中調一絃也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

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

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朴又言：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樂成而和。

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

卽閩河注見前

以通陳潁之漕。

自是以西南爲閩河，東南爲蔡河，後又改曰惠民河。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奏所減之數，仿此。

周淮南饑，淮南饑，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朴剛銳明敏，志略過人。及卒，周主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遼。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周主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道入遼境，柵于乾甯軍。

唐置遼子軍，置甯州，明改曰甯縣，今屬天津府。

南補壤防，開

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車駕至滄州，卽日帥步騎數萬直趣遼境，非道

所從。民間皆不之知。遼甯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爲陸路都部

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至益津關。

後唐置，今甯州是。

遼守將終廷輝

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趙匡胤先至瓦橋關。遼守將姚內

斌

平州盧龍人

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

引兵繼至。遼瀛州刺史高彥暉

瀛州陽人

舉城降。于是關南悉平。宴諸將于

行宮。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

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悅。是日趣先鋒

都指揮使劉重進

幽州人

先發。據固安。

順天府今屬

自至安陽水。

在固安縣北拒馬河支流也

命

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孫行友拔易州。擒遼刺史李在

欽獻之。斬于軍市。以瓦橋關爲雄州。

今雄縣是屬保定府

益津關爲霸州。

今屬順天府

命韓

令坤。陳思讓

字後已盧龍人

戍之。遂還大梁。

六月。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

奏院于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

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

唐城金陵。唐遣鍾謨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

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曷時則爲讐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

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郭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周主立其子宗訓爲梁王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爲梁王生七年矣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爲疑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爲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

入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

仁浦爲人謙謹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

周以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

胡三省注後唐始置大內都點檢官至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置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之上

先是周

主自關南還在道閱文書于篋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

張永德爲都點檢永德周懿親

永德妻周太祖女

有功周主疑焉至是以匡胤代

之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是爲周恭帝

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著

字成象單父人

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

爲相慎毋泄此言是日周主殂

諡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

梁王宗訓卽位

世宗在藩多務輟晦及卽位破高平

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入意表又勤於爲治發姦摘伏聰察如神聞暇則召儒者觀前史商權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貴之服則敬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執事小有不舉往往實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道邇哀慕焉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唐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少

物貴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從謨計鑄當十

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

九月唐太子冀卒唐主以其子從嘉

字重光唐主第六子

爲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

鍾謨

謨數奉使入周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嘗與天威都

虞候張巒

屏人夜語樞密副使唐鎬譖其有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

犯法者多會太子冀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

字子師唐主第七子

善

言于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

爲嗣唐主由是怒徙從嘉爲吳王居東宮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

都城唐主乃下詔暴謨罪流饒州貶巒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

錢

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人以龔澄樞為內太師南漢主鋹以允

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

以正綱紀鋹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欲作亂玉

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封州人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

益橫未幾以澄樞為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璽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

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唐以洪州為南都唐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

都之羣臣皆不欲徙惟樞密副使唐鑑勸之乃以洪州為南都命曰南

昌府

遼遣使如唐周人殺之遼主遣其舅使于唐周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州

信節人募刺客使殺之自是遼與唐絕

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周建隆元年是歲周亡宋代凡五國三鎮匡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稱皇帝

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後周自太祖至恭帝凡三主合九年

先是周鎮定二州言北漢會遼兵入寇至是正月辛丑朔遣趙匡率

宦官專橫
屏外乃此
輩通病下
羣臣非得
任室不則
昔所用無
事混濁何
此不亡若
待彼時無
恥之徒竟
甘心自宮
求進更無
復情理矣
他日盛服
敗降虜駢
數百輩一
首就盡餘
貉同死且
邱唯噬臍
亦奚及乎

陳橋兵變
論者疑宋
王實與其
謀蓋彼時
匡義以手
足之親趙
普以腹心
之寄毅然
部分復入
使帳中密
宋祖微窺
且其受命
而遠行禪
代絕無愧
辭更足啓
後人營議
雖當時朝
不易其市
後布武修
文撥亂反
國正而不
國之不得

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

太原人

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

乃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

恐怖爭爲逃匿計惟內廷宴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

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

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苗訓河中人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

是夕次陳橋驛

見注

將士相聚謀曰主上

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

晚也都押衙李處耘

潞州人

具以事曰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

即宋太宗

及

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

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

開封人

都虞候王審琦

字仲實洛陽人

二人皆素

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偃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

被酒臥欠身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廷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

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

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

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

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貴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

字仲詢大名人

見執政諭意

道又豈能
曲爲原諒

時早朝未罷聞變

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矐不能對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

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

字光烈蜀人徙洛陽

逐焉通馳入其

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

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

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

并州太原人

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

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

亦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

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

周世宗納符彥卿之女爲后后殂復納其妹卽水后也

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

因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華山處士陳搏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贈周韓通爲中書令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

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貲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石守信高懷德

字藏用行周子張令鐸

陳州人王審

琦張光翰趙彥微並領節鎮餘領軍並進爵

時蘇省延創掘重兵屯真定韓令坤引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

事國人皆聽命乃加延創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後延創令坤皆出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以其弟光義

節匡義

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尙書張昭判太常寺寶儀議立四

親廟

尊高祖諱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祖僖爲順祖熹元皇帝祖殿爲翼祖簡恭皇帝此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武皇帝

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

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

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

于是臣庶始貴文學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

定州安喜人

爲皇太后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

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羣臣

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

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

取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既而后有疾

父有天下傳之子三代之常經兄終弟及商道有然史言仲丁而後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固勢所必至也杜太有徒知國有長君為祖不之禍而綴之以次傳位以骨肉之嫌厥後治陵武功不得其死適金匱誓書所以階之厲耳平章既為國家官階豈有因臣子私諱而改之與章亦無涉宋

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及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

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

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

傳光美字文化宋主弟光美傳德昭字日新宋主第二子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

宋主泣曰敢不受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楊前為

誓書于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事在次年六月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為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

三品廷祚父名暉避平章特加同三品仍為樞密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

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英

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

禮遂廢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賀即位也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宋遣使加

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

泣不已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字得臣泣諫

此爲蓋狗
名而不知
義矣

筠不聽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

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

精銳難以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幽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

在潞州府長治縣西北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

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

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明字

達育州博興人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筠

五月己亥朔日食

宋主自將兵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

險峻多石宋主先于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

石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

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北

漢主懼引師歸宋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錘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進攻潞州守節降

秋七月宋主還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勛字省嗣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

勛及卒保勛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宋主遣六宅使

宋初武職諸司
有六宅正副使

陳思誨

弟宅讓

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

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宋
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僱_{洛陽人}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

人洛陽

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

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卽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

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牙校遂還汴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

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

幘岸幘

也。露頂

跣足

也赤足

創業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

臣未嘗不冠帶

考宋史寶儀傳建隆元年秋儀遷工部尚書會翰林學士王著因酒失貶官太祖問于范質以儀代之而王著傳則云乾德元年著直禁中被酒夜叩宮門帝怒貶著比

部員外郎兩傳互異商賈續綱目以儀傳爲勝薛應辦通鑑則從著傳今依續綱目紀于是年而王著酒失事不載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

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辛酉〕

宋建隆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餽

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

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取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益公取

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卽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爲不動聲色而措此天下之安也此鄙見也若信數人不可制果數言委曲規諷所能其典兵者彼時宋主英勇固出數人之上操縱由己消患未然守信命之方承諸人方有命何敢不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於杯酒詭辭處炫奇以爲祕

唐徙都洪州。宋主旣平揚州。唐主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若軍伍閒。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

計神謀而
不于宋主
英斷勇爲
處著眼而
後世遂以
是爲妙策
獨出吁可
笑矣

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終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

宋以李漢超

人雪中

爲關南兵馬都監。

文獻通考宋置兵馬都監分掌各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

漢超在關南。

民有訟其彊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尙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

山佛舍妖黨

事見前

益甚。宋主卽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

乃繕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宋主

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

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訛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

第

唐主景殂

子煜

更名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殂于南都太子煜時

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

謐

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

宋主許之

煜聰悟好學善圖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真

前注見

入貢于宋

女真部人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

隸遼籍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登州沙門島

在登州府蓬萊縣西

北海中齊乘有五島相聯關海市現滅多在其上

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瓜沙自後唐同光初曹義金遣使間道通貢

事具前

其後義金卒

五代史義金子晉天福五年卒

其子元忠元深等亦皆遣使中國

五代史天福七年沙

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以元思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深為瓜州團練使

至是入貢于宋

宋史外國傳沙州唐大中五年置歸義軍以張潮為節度使至宋

梁時張氏經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商略擴綱目薛應旂通鑑皆因之考司馬氏通鑑唐咸通十三年張義潮卒沙州長史曹義金自領軍府詔以義金為節度使又考歐陽修五代史沙州梁開

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曹義金遣使附以來二書所載與宋史互有不同司馬氏考據詳核當必無誤今依通鑑兼節采歐史改輯

〔壬戌〕

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

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

磁州武安人

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

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